

大
自
然
的
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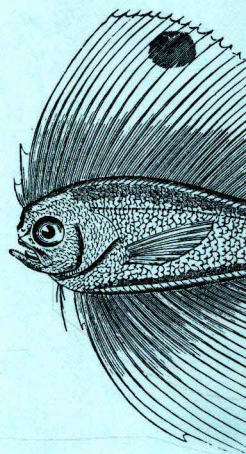


海

LA MER

[法] 儒勒·米什莱 / 著

李玉民 / 译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大
自
然
的
诗

海

LA MER

[法] 儒勒·米什莱 / 著

李玉民 /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海 / (法)米什莱(Michelet, J.)著;李玉民译.
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11
(大自然的诗)
ISBN 978-7-208-09946-3
I. ①海… II. ①米… ②李… III. ①散文集—法国—现代 IV. ①I565.6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73649 号

策划编辑 陈学晶
责任编辑 陈学晶 张 铎
封扉设计 杨林青
内文设计 肖晋兴



世纪文景

海

[法]儒勒·米什莱 著
李玉民 译

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
(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)
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635×965 毫米 1/16
印 张 17.5
插 页 2
字 数 273,000
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-7-208-09946-3 / I · 891
定 价 32.00 元

目 录

第一卷 海洋一瞥

一 岸边观海	3
二 沙滩、石滩和悬崖	10
三 沙滩、石滩和悬崖(续篇)	15
四 水圈、火圈——河流与大海	21
五 海洋的脉搏	29
六 风暴	37
七 1859 年 10 月的风暴	43
八 灯塔	54

第二卷 海的创世

一 繁殖力	63
二 奶之海	69
三 粒子	78
四 血之花	86
五 世界的创建者	93
六 海的女儿	101
七 海胆	110
八 贝、螺、珍珠	117
九 海盗(章鱼等)	126
十 甲壳类动物——战争与阴谋	132
十一 鱼	139
十二 鲸	149
十三 美人鱼	156

第三卷 征服大海

一 渔叉 167

二 发现三大洋 173

三 风暴的法则 183

四 极地海洋..... 192

五 海洋种族的战争 201

六 海洋法 209

第四卷 借海复兴

一 海水浴起源	219
二 选择海岸.....	227
三 住宅	234
四 初次呼吸海	242
五 海水浴——再生美	248
六 心灵和博爱的再生	254
七 万国的新生活	261
注释	268

第一卷 海洋一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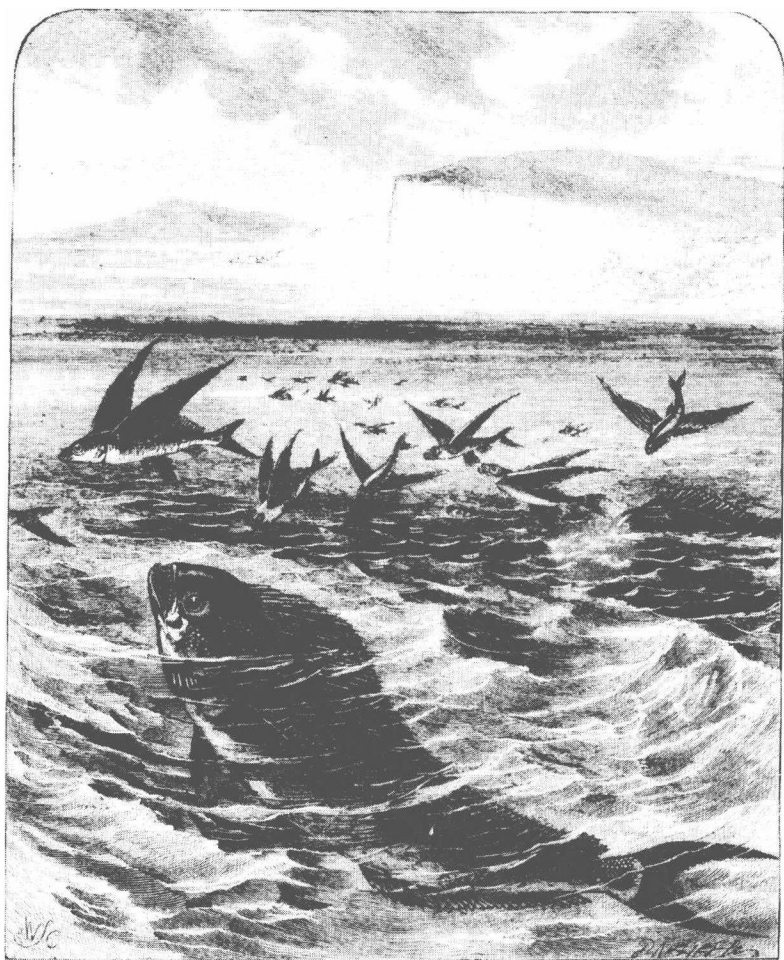
岸边观海

荷兰有一个勇敢的海员，一生都在海上度过，他坚定而冷静地观察，坦言大海给人第一印象便是恐惧。对于生活在陆地上的任何生物，水是一种窒息的、不能呼吸的元素。这是一道天堑，将两个世界截然分开，永远也不可逾越。人们称之为海的这泱泱大水，深不可测，显得那么陌生而神秘，如果说它在人的想像中总展示可怖景象，那是不足为奇的。

在东方人眼中，海只是苦涩的渊薮，深渊的黑夜。从印度到爱尔兰，在各种古代语言中，“海”这个词的同义词或近义词，便是“荒漠”和“黑夜”。

每天暮晚，目睹太阳，人世的欢乐和一切生命之父，沉没在万顷波涛中，心上便油然而生无限的惆怅。这是尘世，尤其是西方每日的悲哀。这种落日的景象，虽然天天可见，但是总要对我们产生同样巨大的威慑，同样黯然神伤的效果。

假如潜入海中，到达一定深度，很快就不见光亮了，周围一片朦胧，永远保持一种色调，阴森可怖的暗红色。再潜下去，连这种色调也消失殆尽，完全进入黑夜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只会偶尔闪现可怕的磷光。茫无涯际，深邃莫测，海域覆盖了地球的大部分，似乎是个幽冥世界。正是这种景象，令原始初民震惊和畏怯。那时人们推测，没有光的地方，生命就会终止，而除了表层，下面是整个无法探测的深渊，海底（假如深渊有底的话）就是一片空寂的黑暗；只有枯骨与残骸，埋在荒沙和石子中；贪吝的海水只取不予，将多少海难丧失的大量财富，仔细深藏在这座宝库里。



荷兰有一个勇敢的海员，一生都在海上度过，他
坚定而冷静地观察，坦言大海给人第一印象便
是恐惧。对于生活在陆地上的任何生物，水是一
种窒息的、不能呼吸的元素。这是一道天堑，
将两个世界截然分开，永远也不可逾越。

海水再怎么明净，也丝毫不能让人放心。那绝非是善意迎人的幽泉仙府。这里的海水浑浊而滞重，浪涛猛烈地拍打着岩岸。谁敢冒险到水中，就会强烈地感到被高高地托起来。不错，海水能助游泳者一臂之力，但也同样控制着他：他就感到自己是个弱小的孩子，由一只强有力的巨手摇荡，也可能被它击得粉身碎骨。

小舟一旦解了缆绳，天晓得一阵狂风，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，会把它冲向何方？我们北方的渔夫也正是遭遇这种情况，才不由自主地发现美洲极地，带回来凄凉的格陵兰的凶险。¹每个民族都有关于大海的传说和故事。荷马史诗、《一千零一夜》，都给我们记载了大量的骇人听闻的传说，充满暗礁和风暴，就是静止的海面也同样致命，能把人困在海上渴死，还有吃人的水怪、妖魔、怪兽、海妖和巨蟒，等等。从前航海最勇敢的人，腓尼基人、迦太基人以及要征服全世界的阿拉伯人，受到关于黄金和赫斯珀里得斯²传说的吸引，驶过地中海，向汪洋大海进发，但是不久就停止了。他们还未到赤道，前面就横着一条永远堆积乌云的黑线，便畏葸不前了，停下来叹道：“那是魔鬼之海啊！”于是，他们掉转船头返航了。

“侵犯这一圣地，就是亵渎神灵。谁敢冒大不韪，一意孤行，必将大祸临头！他们在最后的岛屿上看见一个巨人，那个凶神恶煞断喝一声：‘不准再往前走了。’”

* * *

古代人这种带几分稚气的恐惧，跟一个来自内陆的见习水手突然望见大海时常有的那种惊慌，并没有什么不同。可以说任何人猛然见到大海，都会有这种反应。动物也显然会惊恐不安。即使退潮的时候，海水十分舒缓而平和，懒洋洋地在岸边拖曳，马见了也还是不安心，浑身颤抖，往往不肯涉过软绵绵的水流。狗见了则会后退并狂吠，以它的方式叫骂

1. 北方的渔夫当指冰岛人，他们早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前，就已到过格陵兰，甚至有人认为，北欧渔夫到过北美洲海岸。——译者注（下略）

2. 赫斯珀里得斯（Hesperides）：希腊神话中，夜神赫斯珀里洛斯的四个女儿，她们负责看守该亚作为礼物送给赫拉的金苹果树。

它害怕的浪花。狗觉得是充满敌意的可疑事物，就绝不肯和陆相处。一位旅行家对我们讲起，堪察加半岛的狗虽然见惯了海景，但每次见到都照样惊恐，狂吠个不停。在漫长的黑夜，它们往往成群结队，数以千计，对着狂涛怒浪咆哮，疯狂地冲击北冰洋。

* * *

西北部的忧郁的河流，南方的广阔的沙滩，布列塔尼的荒野，都是海洋的前庭，天然的津梁，引导人作好思想准备去感受大洋。任何人经过这些渠道去海边，看到宣告海洋的这些过渡地带，都不免十分惊诧。沿着这些河流两岸，一望无际，惟见灯芯草、柳树以及各种植物，而且随着河流汇入的海水渐多，逐渐变咸，植物也都变成海生品种了。走在通往海边的荒原，先就望见一片低矮的荒草、蕨类和欧石楠的海洋。离海还有一两法里，就能注意到那些树木瘦小、细弱，一株株满含怨愤，以它们的方式和姿态，我是说以它们怪异的姿势，宣告大暴君已近在咫尺，能感到它那气息的威慑。那些树木如果不是连着根，显然都要逃走，它们背对着仇敌，眺望着大地，那副披头散发的样子，似乎就要离开，就要四散逃走了。它们弯曲下去，一直弯到地面，被固定在那里而难以动弹，在狂风中只好七扭八歪。还有些近海地带，树木很矮，枝丫横向无限伸展。海滩上，贝壳已经风化，随风扬起粉尘，而树木则受细沙粉尘袭扰，被埋没了。树身的毛吸孔全闭合，缺乏空气，便窒息而死，但是依然保持原来的姿态，立在那里成为石树，树精，凄惨的身影不能消失，被囚禁在死亡中了。

早在望见大海之前，就能听见浪涛轰鸣，猜得出那是多么可怕的人物。起初听来，是远远的喧声，低沉而一致。继而，所有声响都逐渐退让，被那喧声盖过了。不久又会注意到，那是同一个音符庄严地交替，毫无变化地回旋，越来越剧

烈,越来越震撼。它不如给我们计时的钟摆的声音那么均匀!然而这里的钟摆,却没有那种机械的单调乏味。这里能让人感到,让人以为感到生命的律动。确实,涨潮的时候,后浪冲上前浪,无边无际,电闪雷鸣,狂涛怒浪席卷而来的贝类和千百种不同的生物,也都发出各种声响,掺进大潮的轰鸣中。而退潮的时候,一种细碎的声响又能让人明白,海水连同沙子,又将忠实的水族收回自己的怀抱。

大海之声,还有别种!它略微一冲动,幽怨和深沉的叹息,就同萧疏海岸的死寂形成鲜明的反差。海岸仿佛凝神,在倾听昨天还以柔波细浪相爱抚的海,今天发出的威胁。过一会儿,海要对岸讲什么呢?我不想推测。我在此处无意谈论海也许要举行的可怕的音乐会,有海浪与岩岸的二重唱,浪涛冲击洞穴发出的低音弦和闷雷声;也无意谈论人们以为听到的令人心惊的呼叫:救命啊!……不,还是等到海严肃起来的日子吧,它那时雄健而不凶残。

* * *

儿童和无知的人面对这个斯芬克司,如果说总那么既赞叹又惊愕,恐惧多于快乐,那也不必大惊小怪。就是对我们来说,大海在许多方面,还是一个巨大的谜。

实际上,海域究竟有多大呢?我们顶多知道,海洋比陆地的面积大。地球的表面,大部分是水,小部分才是陆地。不过海陆相对的比例:很可能水域占五分之四,也有人说占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。这事很难确定。陆地在增加,又在减少,始终处于变动状态,某一部分下降,另一部分又上升。一些极地被航海者发现并记录下来,下一次航行却不见了。有的地区岛屿不计其数,巨大的石珊瑚礁、珊瑚礁不断形成,升起来,打乱了地理。

海洋的深度比面积更难以确知。仅作过初步探测的海洋,还为数不多,得出的数据也不大准确。

我们在不可控驭的大海表面大胆作的那些小小尝试，在未知深度的海域里采取的大胆行为，都无损于大海所保持的应有的骄傲，连触动点皮毛都谈不上。其实大海始终那么封闭，那么不可思议。我们推测出来，也已经略微知道一点儿，一个神奇的生命世界，在海中生生不息，在战争与爱，进行各种各样的繁衍。然而，我们刚一进入这种异域，就急急忙忙出来。如果说我们需要海，而海却不需要我们。海洋完全可以不要人类。大自然好像不大在乎这样一类见证。惟有上帝寓居其中。

我们所说流动的、无常的、变幻莫测的这种元素，其实并不变化，完全体现其规律性。不断变化的倒是人。人体（据贝采利乌斯¹称，五分之四由水构成）明天就会蒸发。人这种瞬间过客，面对大自然永恒的巨大威力，有太多充分的理由浮想联翩。人要生活在永生的灵魂中，不管这种愿望多么正当，天天目睹死亡，目睹时刻摧折生命的骤变，还是难免黯然神伤。看样子大海战胜了死亡。我们每次靠近海，都仿佛听见它从永恒不变的深底说道：“明天你就过去了，而我永远不会。你的尸骨将埋在土中，日久年深便化解消失了，而我仍然雄伟壮丽，不问沧桑，还将是继续均衡的伟大生命，也正是这种伟大生命，时时让我同遥远世界的生命保持和谐。”

这种反差十分强烈地显示出来，对我们似乎有点嘲笑意味，尤其在汹涌澎湃的海岸，浪涛从悬崖夺下石块，再掷向岩壁，每天带走两次，伴随着脚镣铁球拖曳的惨人声响。凡是年轻人看到这种景象，无不联想起战争的场面，将之想像成一场战斗，头一个反应就是惊慌。接着观察到，惊涛骇浪也有停止的界限，少年于是放下心来，由惧怕转而仇视，认为这个野蛮的家伙在同他过不去，随即也向咆哮的强敌投掷石块。

我于 1831 年 7 月，在勒阿弗尔观察到这场决斗。我带

1. 贝采利乌斯(Jones Jakob Berzelius, 1779—1848): 生于瑞典, 现代化学的奠基人之一。

去一个女孩观海，女孩义愤填膺，觉得有勇气对付浪涛的挑战，便以牙还牙，与之开战。力量悬殊的搏斗，令人发笑：一方是娇弱孩子的小手，另一方则是根本不在乎对手的可怕力量。然而，笑不了多久，就会想到，面对着将我们攫走的那不倦的永恒，可爱的孩子，她的生命多么短促，又多么弱小无力。——这就是我观海的第一瞥，这就是我的遐想，因太过准确的朕兆而黯然。向我启示朕兆的是这场搏斗的两方，我又看见大海，却见不到那孩子。

二

沙滩、石滩和悬崖

到处都能见到大西洋。那大洋到处都显得威严而可怖。它包围的岬角便是这种情景，四面八方都望得见。空阔但有限的海岸，也是这种情景，往往还更可怕，那里海岸逼窄，妨碍并激怒潮水，水流就特别湍急汹涌，往往撞击礁石。虽然有时眼前看不到，但是能感受到，听得见，也能推测出那是茫无涯际的大洋，这样留下的印象也尤为深刻。

我所观望的大西洋景象，是格朗维尔狂风怒浪的海岸，介于诺曼底和布列塔尼的交界处；诺曼底美丽的农村那种丰富而可爱的、有时略显低俗的快乐，到这里便消失了，从格朗维尔起始，从危险的圣米歇尔¹海岸起始，就进入另一个天地。格朗维尔根植于诺曼底，改头换上布列塔尼的面貌。它的悬崖峭壁，骄傲地抵挡浪涛凶猛的冲击。那巨浪有时从北面英吉利海峡带来洋流的狂怒，有时从西部千里驰骋，带来不断壮大的洪涛，积聚了大西洋的全部力量进行打击。

我喜爱这个独特而略带哀伤色调的小城。小城居民以打鱼为生，要去最危险的远海。家家都知道，这是靠运气吃饭，人的生死难料。这就给这一带海岸肃穆的特点，增添了一片严肃而和谐的气氛。我经常在这里品味暮晚的惆怅，不是漫步在已经昏暗下来的海滩，就是伫立在岩顶的高城上，眺望夕阳沉落在雾霭苍茫的天际。那个巨大的圆球，往往生硬地画上黑道和红道，沉没时还不停地在天空绘制幻景：那霞光的景色，在别处看往往会赏心悦目。8月份，就已经入秋了。黄昏变得非常短促，太阳刚落，就刮起凉风，暗绿色的

1. 圣米歇尔有圣山，是天主教徒朝拜圣地。涨潮时，圣米歇尔山便成为海中孤山。